

万卷方法

研究方法·基础应用

进行叙事探究

Engaging in Narrative Inquiry



D.瑾·克兰迪宁 著

徐 泉 (加)李 易(YiLi) 译

(加)李 易 审校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万卷方法

研究方法·基础应用

进行叙事探究

Engaging in Narrative Inquiry

D.瑾·克兰迪宁 著

徐 泉 (加)李 易(YiLi) 译

(加)李 易 审校

重庆大学 出版社

Engaging in Narrative Inquiry By: D. Jean Clandinin

ISBN: 978-1611321609

Copyright© 2013 by Left Coast Pres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under license; and any other copyright, trademark or other notice instructed by Left Coast Press, Inc.

本书简体中文版专有出版权由 Left Coast Press, Inc. 授予重庆大学出版社, 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

版贸核渝字(2014)第 17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进行叙事探究/(加)克兰迪宁(Clandinin, D.J.)

著;徐泉,李易译.一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6

(万卷方法)

书名原文:Engaging in Narrative Inquiry

ISBN 978-7-5624-9203-0

* ①进... II. ①克... ②徐... ③李... III. ①叙述学—研究
IV. ①1045

重庆大学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 119858 号

进行叙事探究

[加]D. 瑾·克兰迪宁 著

徐泉 [加]李易(Yi Li) 译

策划编辑:雷少波 林佳木 邹 荣

责任编辑:雷少波 版式设计:雷少波

责任校对:秦巴达 责任印制:赵 晟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邓晓益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 21 号

邮编:401331

电话:(023)88617190 88617185(中小学)

传真:(023)88617186 88617166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邮箱: 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五环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940×1360 1/32 印张: 8.375 字数: 216 千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 000

ISBN 978-7-5624-9203-0 定价: 32.00 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关于 作者

D.瑾·克兰迪宁 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教师教育与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和教授。她曾经是小学教师,也当过小学校内辅导员和心理咨询员。到目前为止,她已独自或与他人合作撰写了 10 本专著,其中 4 本是她与麦克·康纳利(Michael Connelly)一起合作的,他们还合写了很多的著作章节和论文。他们最近一次的合作是出版于 2000 年的《叙事探究:质性研究中的经验和故事》(*Narrative Inquiry: Experience and story in Qualitative Research*)。除此之外,她也独自或与他人合作出版了其他的著作:第一本专著基于她的博士学位论文,第二本专著基于一个试验性的教师教育项目的研究。2006 年,她与七位原来的学生合著出版了《谱写多样化的身份:师生生活交织的叙事探究》(*Composing Diverse Identities: Narrative inquiries into the Interwoven lives of Children and Teachers*),该书基于对城市学校教师和学生的多年研究而写成,获得了“2006 年度美国教育研究协会叙事研究特别兴趣组杰出著作奖”和“2007 年度美国教育研究协会课程研究组(B 组)杰出著作奖”。2007 年,克兰迪宁教授主编了《叙事探究手册:绘制一张方法论之地图》(*Handbook of Narrative Inquiry: Mapping a Methodology*,该书由 Sage 出版)。她最近的著作《课程建构的诸多地点》(*Places of Curriculum Making*, 2011 年出版)再次获得了“2012 年度美国教育研究协会叙事研究特别兴趣组杰出著作奖”。现在她正在写作一部关于高中辍学者经历研究的新书。

克兰迪宁教授曾任美国教育研究协会(AERA)B 组(课程研究组)的副主席。1993 年,她获得“美国教育研究协会早期事业成就奖”。1999 年,她获得“加拿大教育协会惠氏教育研

究奖”。2002年,她获得“美国教育研究协会B组终身事业成就奖”。此外,她还是“2001年度卡普兰研究成就奖”“2004年度基拉姆学者奖”“2008年度阿尔伯塔大学拉里·比彻姆奖”“2009年度基拉姆最佳导师奖”“2010年度阿尔伯塔大学研究生教学优秀奖”等奖项的获得者。现在,她正在同时进行五个项目的研究:关于学生、家庭和教师的学校故事的互相交汇的多地点叙事探究;培训医生的叙事性反思实践项目;高中辍学青年经历的叙事探究;原住民青年和家庭的教育经历研究;新教师离职改行经历研究。

克兰迪宁教授目前和玛丽·琳·汉米尔顿(Mary Lynn Hamilton)共同主编《教学与教师教育》(*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学术期刊。

在教育学科领域,克兰迪宁博士的研究对教师知识、教师教育和叙事探究等相关领域已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她关于教师个人实践性知识的研究业已改变了我们对于教师在课堂课程建构中所扮演角色的理解,也改变了我们对于将个人实践性知识融入教师教育项目的必要性的理解。她对创立和发展叙事探究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作为一种方法论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致 谢

这本书的写作历经多年才最终完成。它以多种方式延续着麦克·康纳利和我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叙事性思维。我们早期一起合作的关于叙事性思维方面的研究成果集中地体现在 2000 年出版的《叙事探究：质性研究中的经验和故事》。我努力重拾贯穿于那本书中的线索，并将它们延续到这本书中。让我感到荣幸的是，我和麦克·康纳利合作的几本书被译成了多种文字出版：韩语、中文、意大利语和葡萄牙语。我感谢蔡敏玲(Ming Ling Tsai)、迪尔玛·德梅洛(Dilma De Mello)、田中吉屋(Yoshiya Tanaka)、廉智淑(Ji-Sook Yeom)等学者，她们关于如何将叙事探究的思想翻译成他(她)们各自不同母语文字的问题促使我思考。我们一起寻求各种方法，用不同的语言来表达叙事探究的思想，对我来说，这个翻译过程是一个面对挑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

在更近些年来，许多我过去的学生，现在已经成为了我的同事，每当他们与我一起进行叙事探究，并且对我提出质疑，将这些我独自可能永远不会想到的思想向前发展的时候，他们继续影响和塑造着我的研究工作。这本书中所参考引用的内容有许多是他们的研究和思想，这些思想是他们通过撰写学位论文和其他出版物而不断继续发展出来的。他们每一位都给我很多可以思考的东西。每一篇博士和硕士论文都使我眼前一亮，看到各种新的可能性。在我和每一位叙事探究者一起，进行她(他)的硕士、博士和项目研究时，她(他)们让我对叙事探究始终保持着完全的清醒，思考着叙事探究新发展的可能性。我要特别感谢贾尼斯·休伯(Janice Huber)、玛里琳·休伯(Marilyn Huber)、特鲁迪·卡迪纳尔(Trudy Cardinal)和肖恩·

莱萨德(Sean Lessard),她(他)们的相关研究成果在这本书中我详细地引用了。

多年以来,我都采用合作教学的形式,将它作为继续学习叙事探究既是现象又是方法论的复杂性的方法之一,也将它作为对此让我变得更为清醒的方法之一。我要感谢贾尼斯·休伯(Janice Huber)、肖恩·墨菲(Shaun Murphy)、薇拉·凯恩(Vera Caine)、肖恩·莱萨德(Sean Lessard)、索尼娅·霍尔(Sonia Houle)、希米·钟(Simmee Chung)、帕姆·斯蒂夫斯(Pam Steeves)和艾登·唐尼(Aiden Downey)。她(他)们和我一起幽默有趣地进行教学,创造出各种不同的方法,在课堂之中、在工作坊之中,鼓励对叙事探究缺少了解的学者学习叙事性的思考方式。

每周二,我都有幸能坐在阿尔伯塔大学的教师教育与发展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Research for Teacher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的大桌子旁边,参加每周一次的“研究问题圆桌会议(Research Issues Table)”的例会。随着对话缓缓地、深思熟虑地在那张大桌子周围展开,我对进行叙事探究究竟意味着什么了解得越来越多,也理解得越来越深刻。在过去的很多年中,很多或者是崭露头角,或者是名声显赫的学者都加入进来,参加过这张桌子旁的对话。拥有这样的一个空间,我真的很幸运。如果没有它,我可能不会想到要写现在这本书。

编辑《叙事探究手册:绘制一种方法论的地图》一书在多方面拓展了我的思想*。在本手册中,我和杰里·罗谢克(Jerry Rosiek)合写了一个章节。从他那儿,我学到了很多。在我们交谈、写作、修改、阅读、继续交谈、继续写作的系列过程中,杰里教会了我用他称之为“漂流(drifting)”的方法解决我们想要传达的复杂观点的重要性。编辑那本手册也为我创造了一个空间,在那个空间之中,我是围绕着叙事探究展开的、更

* 该书的简体中文译本分拆为两本书《叙事探究——原理、技术与实例》《叙事探究——焦点话题与应用领域》,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12年出版。——译者注

大的、跨学科对话中的一份子,并有幸结识了马克·弗里曼(Mark Freeman)、埃米娅·利布里奇(Amia Lieblich)、莫莉·安德鲁斯(Molly Andrews)和其他一些影响和塑造叙事探究领域的同行。

我也很幸运地成为“美国教育研究协会叙事研究特别兴趣组”(Narrative Research Special Interest Group of the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的一员,并能一直得到“加拿大社会科学及人文研究委员会”(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 of Canada)持续的研究资助。如果没有这些机构的不断的支持和帮助,我们用以发展这些叙事探究思想的那些研究项目便无从得,因而也难有叙事探究的今天。

我一直都要感谢那些叙事探究项目的参与者们,感谢他(她)们给与我大度的信任,并允许我跟他们在一起,进入他们的生活之中。他们之中有中小學生、青年、学生父母、教师、医生,还有其他的人。正是由于他们,叙事探究才能得以发展。

克斯蒂·布莱克默(Kirstie Blackmore)和劳伦·斯塔科(Lauren Starko)为本书的编辑提供了帮助。她们协助我做文字处理工作已经有许多年了。对她们,我要说声谢谢你们。

最后,我要感谢我家庭的支持。三年前,我成为了祖母。看着我的孙子开始谱写他的人生故事,也提醒着我,作为叙事探究者,我们所做的工作是多么的重要。我为我的生活中能有这样的家庭而心存感恩。

瑾·克兰迪宁

2013年3月

目 录

关于作者	i
致谢	iii
介绍	1
1 生活、讲述和重新讲述:叙事探究的过程	13
2 设计和实践一项叙事探究	27
3 叙事性开端:与迪恩的一次午餐对话	54
4 解包“叙事性开端:与迪恩的一次午餐对话”	84
5 开端于讲述故事:安德鲁的篮球故事	96
6 解包“开端于讲述故事:安德鲁的篮球故事”	110
7 开端于生活故事:参观“要塞”	156
8 解包“开端于生活故事:参观‘要塞’”	188
9 自传性叙事探究:敲门砖还是救赎故事?	194
10 解包“自传性叙事探究:敲门砖还是救赎故事?”	210
11 叙事探究内外的关系性伦理	218
12 研究文本:重访探究的意义	225
后记:转向叙事探究的反思	238
英汉名词对照表	244
参考文献	251

介 绍

叙事探究——经验研究的一种观念和方法论

我和麦克·康纳利合著的《叙事探究:质性研究的经验和故事》一书出版已经十三年了,追根溯源,我们对叙事探究的思考始于二十三年前我们合作的那篇论文的发表(Connelly & Clandinin, 1990)。以那篇论文为标志,我们将叙事探究既看作是一种方法论,又看作是一种叙事性理解经验的方式。事实上,麦克·康纳利和我对于叙事探究的研究在很多年之前就已经开始了,研究的部分动因是试图寻求解释教师经验性知识的方法。我们想寻找一种基于杜威(Dewey, 1938)经验观的方法,去思考教师知识,将教师知识看作是一种具有个人性、实践性、在实践中形成,同时又在实践中得到表达的知识形式。在1980年代初,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使我们关注到了叙事性地思考可以帮助实现我们设想要做的工作。

1983年3月,我们将马克·约翰逊邀请到多伦多大学的“安大略教育研究所(Ontario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Education)”,一起参与一项关于教育政策实施方面的研究项目。该项目的研究重点是如何从教师的角度去理解新政策在学区层面的落实。我们将研究分解为理解教师知识和理解教

师知识变化两个问题,将其定位为对知识使用的重新思考。马克于1983年3月到达,并与我们进行了交谈,那时,项目已经在进展之中。当时,我正努力寻找我的博士研究中两位参与者的经验性知识的表达方式。

我担心我对于她们部分的个人实践性知识——我称之为她们的形象——的分析,会降低或损失她们生活的完整性。虽然分解并不是我的本意,但是实际上我是在某种程度上对她们的生活进行了分解。在与整个研究团队工作了一整天后,马克在当地一个酒店的酒吧里和我进行了交谈。在交谈中,他建议我读一读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的《追求美德》(*After Virtue*)(1981)那本书。“不需要读整本,”他说,“只需要读关于叙事一体性的那一章。”他在酒店的便条纸上写道:“那么,再来说说你是怎样将知识看作是具体化、蕴藏在文化之中,并基于叙事一体性的吧。”

马克的那些话给我指明了一条完成我的博士论文的道路。我阅读了那一章,认识到我那时称作的“解读性报告(interpretive accounts)”是用来在研究中描写两位老师如何谱写和生活她们的复杂生活的写作方法。我还没有将解读性报告称作“叙事性报告”(narrative accounts)。回去翻阅那本我做满记号的麦金太尔的书,我注意到我当时对以下这些句子做了下划线标记“一个人自我概念的一体性存在于叙事的一体性,用叙事的开端、中间至结束将出生、生活至死亡连接在一起”(p.191),“正是因为我们都是在生活之中活出了叙事,也因为我们是使用叙事来理解自身的生活,所以叙事的形式是用于理解他人行为的合适形式。故事首先是人们生活过的,然后才被人们所讲述”(p.197)。

虽然我也标记了很多其他的句子,但是上面的那些句子将叙事的思想引入到了麦克和我所从事的工作中。我们开始叙事性地思考教师参与者的生活,思考学校以及我们工作在其中的学校环境。同时,对生活进行向叙事性思考的转向也引导了我们叙事性地思考我们用来研究生活的方法论和方法。当我

们为《教育研究者》(*Educational Researcher*) (Connelly & Clandinin, 1990) 杂志写作那篇文章的时候,也就是我博士论文 (Clandinin, 1983) 完成七年之后,我们明确了将叙事探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论进行探索的兴趣。虽然也有其他方式可以完成向叙事性思考的转变,但是我们的转变是通过对理解经验性知识的兴趣实现的。

向叙事的急剧转向

从那时起,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对叙事探究的兴趣一直有增无减。叙事探究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实践,体现在——

人类自从能够交谈开始就一直生活和讲述着我们的生活故事。我们讲述的故事和我们存在的时间一样源远流长。这些生活和讲述过的故事,以及关于这些故事的讨论,是我们赋予我们所生存的世界以意义的方式之一,也是彼此互助交织,共同建设生活和社区的方式之一。让人感觉到新奇的只是叙事方法论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的出现。(Clandinin & Rosiek, 2007:35)

从 1980 年代末、1990 年代初开始,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对经验的研究开始了叙事转向 (Pinnegar & Daynes, 2007)。尽管在叙事学 (narratology) (叙事的理论和研究) 和叙事研究传统下对叙事进行研究已经有了一段历史,但是我们在 1990 年才正式将当时还在发展中的这个研究方法论命名为“叙事探究 (narrative inquiry)”。最开始,我们认为,叙事探究既是一种现象又是一种方法。但是,我们很快认识到,它是一种研究方法论。叙事探究很明显的特征是,它作为一种对现象的叙事性思维方式与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论之间的相互交织。正是“这种现象的叙事观与叙事探究的交织标志着这一新兴领域的出现,也是这种交织使得我们需要注意术语的仔细区分与慎重使用” (Clandinin

& Rosiek, 2007:36)。

我们已经看到,需要注意术语慎重使用的问题已经在这一新兴的方法论中引起了辩论。雷斯曼和斯皮迪(Reissman & Speedy, 2007)指出“人文科学中的叙事探究是20世纪的一项发展;其视野是‘现实主义的’‘后现代的’和建构主义的理论领域;学者和实践者关于其起源和准确定义存在分歧”(p. 429)。这种在多方面的分歧一方面丰富了叙事探究本身,另一方面也给叙事探究者们带来了困惑。叙事探究者们如果对叙事探究的认识论和本体论基础缺少明晰的认识,那么很多问题都会模糊不清。

“叙事(narrative)”可能用来指任何与叙事有关的研究,例如使用故事作为数据的研究、以叙事或故事作为表达形式的研究、以叙事作为内容分析的研究、以叙事作为结构方式的研究,等等。有一次,一位著名的编辑向我指出,我的一篇关于叙事探究综述的手稿中遗漏了很多的相关文献。于是我就问他,他找到了什么,我遗漏了什么。后来才知道他只用了“叙事”单独作为搜索的关键词,搜索引擎返回的链接中有很多文章与我们所说的“叙事探究”没有多大关系。

很明显,一些名为“叙事分析(narrative analysis)”的方法,例如主题分析、语言分析、结构分析,以及最近兴起的视觉分析,其实是其他质性研究方法论中的方法。虽然它们都归入到叙事分析这一标签之下,但是叙事作为描述符究竟指称什么会有非常大的差异。在质性研究领域,存在着很多的叙事分析方法和形式(Josselson & Leblch, 1995; Josselson, Lieblich, & McAdams, 2003; Polknghorne, 1998; Reissman, 2008)。故事或叙事也作为数据用在其他质性研究方法之中,例如现象学和个案研究。在多种质性和定量方法论中,叙事或故事也用作结果或发现的表达形式。近来,在健康科学、教育和其他专业领域,叙事或故事也被用在知识转化之中。澄清我们每个人使用“叙事”这一术语究竟表达什么意思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叙事探究,作为一种独立的方法论,已经发展了许多重要

的术语和不同于其他方法论的特点。它们已经变得很明显,也得到了更多人的认识和接受,引导人们识别什么才是叙事探究,什么才适合进行叙事探究。现在,叙事探究既是方法论又是现象的观念已经形成(Clandinin, 2007)。

杜威关于经验的理论(Dewey, 1938)经常被引用来作为叙事探究的哲学基础(Clandinin & Connelly, 2000)。杜威关于经验的两个根本性特征的概括,即在具体情景之中的互动性和连续性,为我们关注经验的叙事概念提供了舞台,这一舞台由三维叙事探究空间构成:时间性(temporality)、地点(place)和社会性(sociality)。范例性和叙事性的认识(Bruner, 1986)、生活的叙事结构和连贯性(Carr, 1986)、作为对生活和生活环境中不确定性的一种反应的连续性和即兴创造性概念(Bateson, 1989, 1994)、生活和教学实践中的叙事(Coles, 1989),这些概念也为我们提供了理解经验的基础,使得我们将经验看成是一种叙事性构成。在参考所有这些著作的基础上,克兰迪宁和罗谢克(Clandinin & Rosiek, 2007)指出:

在这种经验观的框架之下,叙事探究不仅聚焦于个体经验,还聚焦于社会、文化和机构叙事。正是在社会、文化和机构叙事之中,个体的经验才得以构造、成型、表达和实践。叙事探究研究个体处于世界之中的经验,一种在生活 and 讲述之中故事化的经验,一种能够通过倾听、观察,以及与他人一起生活、写作和文本解释等途径进行研究的经验。(pp. 42-43)

基于特定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立场,我和罗谢克清楚地说明叙事探究是一种理解和探究经验的方式,并不是其他的东西。叙事探究立足于关系和社区之中,以关系性和参与性的方式关注专门性的知识和认识。

本体论和认识论承诺

自从我和麦克·康纳利将我们的研究命名为叙事探究之后,我们就一直坚定地认为叙事探究者的工作是研究经验。我们关于叙事探究发展和使用的主张(Connelly & Clandinin, 1990, 2006)受到一种关于人类经验观的启示。这种经验观认为,人——无论是个体的人还是社会的人,都过着故事化的生活:

人们通过故事塑造着他们的日常生活,而故事围绕着“他们是谁”和“其他人是谁”而展开,人们就是用这些故事解释着自己的过去。在现在的术语之中,“故事”被看作是一扇门户。通过它,个人进入世界,并且解释其在世界之中的经验,使其对于个人来说具有意义。因而,将经验作为故事进行研究的叙事探究,首先最根本的是一种关于经验的思维方式。作为方法论的叙事探究蕴含着一种现象观。采用叙事探究的方法论就意味着接受将经验看作是处于研究之中的现象的经验观。(Connelly & Clandinin, 2006:375)

多年以来,我们和其他一些人一直以杜威的经验观为基础开展我们的研究工作。虽然我们是从那种经验的哲学观角度开展我们的研究工作,但是我们一直对其他的经验观有着了解和认识。在一篇关于我们的哲学立场的阐述中,杰里·罗谢克和我将杜威的经验观和其他的经验观放在一起,进行了比较

“经验”一词的哲学理解,经历了从亚里士多德,到实证主义,到马克思主义,到行为主义,再到后结构主义的发展过程。在亚里士多德的二元形而上学中,具体知识和普遍知识是分离的。实证主义将经验看作是一种原子构成。马克思主义的经验观与意识形态息息相关。行为主义经

验观将经验看成是刺激和反应。后结构主义经验观声称我们的经验是各种不同实践的产物。(Clandinin & Rosiek 2007:37)

通过这种比较,我们能够清楚地辨明“叙事探究与其他学术研究领域的区别和联系”(Clandinin & Rosiek, 2007:37)。我们的目的是明确叙事探究和其他方法论的区别,以便学者们能够理解我们正在进行的叙事探究与基于其他经验观的研究之间的不同。虽然这不是本书的主要目的,但是我还是在此处强调一些区别,为的是提醒读者注意我们作为叙事探究者所进行的研究工作的观念基础。

在我们将叙事探究者所持有的经验观基础与其他研究者所持有的经验观基础进行的比较中,我和罗谢克提纲挈领地概括了杜威的观念,着重指出“它并不是指我们关于世界的概念所赖以存在的某种前认知、前文化的基础。相反,它是一条变动的溪流,以人类的思维与个人、社会及物质环境之间持续不断的互动性为特征”(Clandinin & Rosiek, 2007:39)。引用杜威的话:

在一次经验中,属于自然和社会世界的事、物通过人们所进入其中的环境进行转化,同时,人们通过与先前的身外之物之间的交流而得到改变和发展。(转引自 Boydston, 1981:251)

我们提出(Clandinin & Rosiek, 2007):

杜威的本体论不是先验性的,而是交换互动性的。这种观念的认识论含义极具革命性。它意味着探究的理想性目标不是生成独立于其知者的、对现实唯一忠实的表达,而是生成一种人与其环境(生活、社区、世界)之间新的关系。这种关系“使得以一种新方式与环境相处成为可能,从而最终创造出一种新的经验性物体。这种经验性物体并不比先前的物体更真实,但却更有意义,它使人更容

易应对,消除了部分对人的压迫性”(Dewey, 1981b: 175)。在这种实用主义的知识观中,我们的表达出自于经验,为了确认其有效性,必须返回到那经验之中去。(p. 39)

这种经验本体论框架之下的研究用一种特定的方式塑造了叙事探究。通过对知识生成时间性的强调,我们关注对经验的理解。经验“总是超越我们的所知并且难以用一个句子、一段话或一本书表达清楚。每一种表达,无论它多么忠实于所试图描述的事物,其重点都是我们对自己的经验进行选择的结果”(Clandinin & Rosiek, 2007: 39)。运用杜威(Dewey, 1958)的理论,我们反对“通过对选择过程的模糊化而对我们的探究对象自然化,将它们看作仿佛本来就是那样的做法”(p. 40),并以此主张将探究看作是“一系列的选择;探究的目的是基于过去的经验而形成的,探究是一步一步历时性地展开,并且记录下这些选择在个体或社区的生活经验整体之中引起的结果”(p. 40)。叙事探究对经验的看法包括:经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过往的生活进行叙事性谱写,经验是作为一种叙事现象被人们所研究和理解,并且以叙事作为表达形式来进行表述。

叙事探究是一种理解和研究经验的方式。这一论述明确了叙事探究与其他虽以叙事为表达形式,但却以其他哲学为基础的研究方法之间的区别。麦克·康纳利和我(Connelly & Clandinin, 1990)仔细区分了叙事探究与其他以叙事为表达形式、从其他哲学基础生发而出的经验观之间的不同。正如罗谢克和我所论述,当叙事表达形式从其他哲学框架之中生发出来的时候,它们

几乎总被认为是一种降格的认知状态;如果我们所要描述的现实被假定为独立于我们对它的表达之外,那么就没有必要去讲述我们对世界的表达如何在经验的溪流之中出现的故事,也没有必要去讲述这些表达如何返回到那